



# 一棵古树的成长

□李桂田

我第一次被一棵古树震撼，是在我阅过无数古树之后。

这是一棵槐树，准确地说是古槐树，当地村民讲，这种树是黄帝时期的树，上连天，下接地，所以又叫黄连木。

古槐身高15米有余，遮天蔽日的树冠以及树冠上茂盛的枝叶让一片天顿失颜色。树干之粗三人难以合围，树干中间的古洞以及手掌厚的鳞甲把它的年轮推向无穷远处。树冠由十几条枝干组成，向着四方天空恣意伸展，制造出大片树荫。在它周围还有四棵大小不一的槐树围绕着，那是它绕膝的子孙，棵棵都有百年身世，或许三世或许五世，或许更多世。这样一个大家族在一个地方围住下来，一棵树就是一片森林。

古槐树生长在一个叫城子村的地方，下面有一个古城墩的土堆，正好成了其根的安放之地。城子村是卢氏县朱阳关镇王店村的一个自然村，同行的城子村村民李建文说，这个村原来的名字叫“城址村”，是地址的“址”，后来变成了“城子村”。

我问他为什么叫“城址村”，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：古时候，这里住着一方土地爷。土地爷闲着无事，整天拄个拐杖四处溜达，小鬼们对他讲，你要再不干点正事，玉皇大帝就要惩罚你了。土地爷说，我没有什么事可干，所以只有溜达了。小鬼们说，好多地方都有城保护百姓，咱们朱阳关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却没有城，咱们也应该建一座城来保护百姓才对。土地爷说，建一座城哪有那么容易。小鬼们说，我们一夜就能建一座城。土地爷说，你们建一座城让我看看。就在那天晚上，土地爷睡得正香，突然被“叮叮当当”的垒挖石头的声音吵醒了，他拄着拐杖出来一看，无数的小鬼正在建城，四个城墩的土堆眼看就要建成了，护城河也像模像样了。土地爷想，这可不行了，要是让小鬼们把城建了，玉皇大帝非免了我的职不可。于是，他心生一计，偷偷地学起了鸡叫。小鬼怕天亮，一听鸡叫，立马作鸟兽散，留下了四个尚未建成的城墩土堆，古槐树就长在东城墩上，城虽然没有建成，但城址已经确定，所以叫了“城址村”。

神话故事自然不可信，但朱阳关曾经建过城却是不争的事实。翻开清光绪年间的《卢氏县志》可以查到，朱阳关建城的时间很早，可以追溯到公元400年至600年间的北魏、西魏时期，这时

朱阳关已设县置郡，后来还设过巡河、直隶州。这棵古槐树大约也栽植于这一时期，有人考证过，说这棵树应该是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(公元490年)至西魏大统二年(公元536年)之间栽下的，理由是这中间朱阳关曾两次建城，树自然也该是这时候栽下的。若以此计，这棵古槐在世上大约已有1500年的时间了，且至今还焕发着青春。

中国有两个地方可以让一棵幼苗成为一棵古树。一个是庙院，那个地方神圣，没有人敢乱翻乱动，包括一棵树；一个是有神秘故事的地方，故事里有神灵护佑，也没有人敢乱翻乱动，一棵幼苗也能长成一棵古树。

一棵树能长成古树是需要机缘的，否则，这个世界上的古树也不会那么稀少。

城子村的人对这棵古槐给予了无限的情感，他们把它看成自己的保护神，格外地爱护。2022年的春天，城子村的村民们自发捐款，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，把这个生长着古槐树的老城墩堆用石头砌了堰，用水泥灌了浆，做成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平台，林业部门还在树身周围加了护栏，做了更加周全的保护。

自此之后，外地来的人一拨又一拨地到古树边观瞻，当地百姓在古槐树下乘荫话桑麻，城址古槐成了远近闻名的一景。

# 情人节“收”围裙

□书芸

我家厨房挂着一蓝一粉两件款式相同的围裙。情人节要到了，我一心一意等着老公的礼物，没想到拆开快递竟然是两件围裙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打电话质问他，今年就送这么不起眼的东西糊弄我吗？老公嬉皮笑脸地回答：“你不是一直埋怨我不洗碗吗？为了给你一个惊喜，我专门买了情侣围裙打算和你一起做家务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”

他的话让我哭笑不得，意外真真，惊喜没有！我心里开始犯嘀咕：别人都是送情侣戒指、情侣衫、情侣鞋……唯独他送情侣围裙，还洋洋得意，美其名曰一起做家务，以为这礼物送到我心坎上了！

提起老公做家务，还真是一言难尽。当初装修厨房，我特意把台面降低十厘米，便于自己洗菜洗碗，没想到，老公需要弯腰才能避免水花四溅。他患有椎间盘突出，每次洗碗都是一边捶腰，一边埋怨盆太低。我很不耐烦，索性不让他进厨房，有听他唠叨的时间，自己把活儿都干了。不过心里难免有些失落，装修时候资金紧张，应该再狠下心，装一台洗碗机就好了！

这天，老公回家带了一大兜食材：排骨、牛肉、土豆、冬瓜、白菜、西红柿等。我看他戴着蓝色围裙给排骨焯水，心生欢喜，于是明知故问：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今天竟然亲自下厨？”老公神秘一笑，拿起粉色围裙给我系上，讨好地说：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你帮忙择菜就行，其他活儿我包了！”都说知夫莫如妻，听他口气，观他面色，似乎还有大事未宣布，我按下好奇心，与他一起忙活起来。

老公厨艺很好，平时工作忙没机会展示，今天主动请缨，动作娴熟，行云流水地操作起来，不到两个小时四菜一汤就端上桌：清炖排骨、红烧牛肉、西红柿炒蛋、醋溜白菜、鸡蛋汤，色香味俱全，让人食欲大增。我一边吃饭，一边静等老公下文。

直到收拾完锅碗瓢勺，老公也没宣布啥大事，我很纳闷，忍不住问他，今天买菜做饭、洗碗刷锅不嫌麻烦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！是不是为了弥补内心亏欠，才这么献殷勤？老公叹了一口气，拿起手机让我看一个网购订单。原来，老公还准备了洗碗机当礼物，不过因故延迟发货，目前还在途中！

老公拉着我的手，感慨地说：“老婆，这些年辛苦你了！今年买个洗碗机，弥补一下装修时的遗憾。家务不能你一个人干，打扫、整理厨房就交给我吧！上次你擦拭橱柜，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，我想起来就后怕，家务活一起分担才对！”他提起这事，我几乎都忘记了，只记得翘起了一下，没想到老公看到眼里，更记在心里。

我鼻子不由地一酸，笑着对老公说：“围裙我喜欢，洗碗机更喜欢，今年的礼物你送得恰到好处！”

# 流年碎影

# 开着“滴滴”去接你

□杨美丽

前几天，五十岁的哥哥终于拿到了驾照。在电话里，他自豪地说，周末准备带家人来个为期一天的自驾游。

哥哥上班的地方离家较远。周五下班后，等过了车流高峰期，他就开始往回赶。晃悠悠两个多小时的夜路行车后，他终于安全到家了。一下车，他就打电话遥控安排：“明天早上咱们一起去姑姑家，兑现我的一个承诺。”我急忙问：“什么承诺？”哥哥说：“明天见面再细说。”

第二天，我按照哥哥的指示，一大早就站在路边等。“滴滴”“滴滴”，哥哥开着车，一路打着喇叭过来了。我性子急，一上车就问那承诺是什么。哥哥抿嘴一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小时候，我在咱姑家住过好久了。姑姑特别喜欢我。那时候我就总说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开着‘滴滴’来接你。现在我拿到驾照了，这个承诺终于可以实现了。”哥哥的言语中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和骄傲。

听了哥哥这句话，我心里有诧异，但更多的是感动。平时沉默寡言的哥哥，感情竟如此细腻。儿时的玩笑话，竟然记得清清楚楚。对亲人的承诺，50年后仍在用心践行。

到了姑姑家，三孔黄土窑洞，干净整洁。四四方方的小院子里，表姐加盖了三间大平房。但姑姑仍然喜欢住在冬暖夏凉的窑洞里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姑姑正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。看到我们，连忙挪着要下炕，哥哥立即从炕窝(炕下面的一个小洞)里取出姑姑的鞋，细心地给她穿上。拍拍拍拍姑姑身上的灰尘，整理一下头上的保暖巾。哥哥搀扶着姑姑走出窑洞，到院里朝阳的地方坐下。

双手捧着姑姑的手，哥哥说：“小时候我总说，开着‘滴滴’来接您，这不，我今天拿到驾照了，咱们就好好转一转。”姑姑笑了，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她说：“难为我娃还记得。姑姑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坐车也会晕车。你的心意领了，我们老辈儿只要身体好，再看着你们小辈儿把日子过好，就比什么都强。”哥哥说：“怕晕车，那咱就不走远，我车开得慢慢的，把车窗降到最低，领您去坝上随便溜达一圈，晒晒太阳，吹吹风也好啊！”

扶着姑姑小心地坐进汽车。姑姑、爸爸、妈妈和哥哥开心的话语弥漫在电速行驶的小汽车里，又从车窗飘向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。转悠了一大圈回来，哥哥拿着他提前在超市选购的大包小礼品，一样一样给姑姑看：这种甜，那种软；这一样味道很香，那一样有点辣，你嘴巴寡淡的时候就撕开吃点。面包要及时吃，以免过期，牛奶喝的时候要放在锅里热一热……他絮絮叨叨，交代了很多，不觉间太阳就要落山了。姑姑着急地催促哥哥说：“你赶紧走，开车手生，不要晚，路上不安全。”就这样，在姑姑慈爱悠长的目光护送下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姑姑家。

一路上，儿时的记忆多次被提及，我们不断地回味，不时地感慨。“滴滴”的鸣笛声里，已经老去的父辈和正在变老的我们之间情感的轮回，如同太阳一般，温暖着我们心灵的深处。

# 戏春·咬春·嚼春

□李健

早春二月，黄河之畔，涧河之边，烟雨蒙蒙的小村庄乍暖还寒。

浅暖的阳光下，晨雾慢慢变淡，悄悄地消失不见。这默无声息的善意，传来了春天的温暖信息，呼唤着泥土下争先恐后的生机，虽有一丝春寒料峭，但挡不住春意盎然的脚步。

感悟春天，正如某位作家所说，“感知春天的美好，不能单凭眼睛，还得靠嘴巴。用嘴巴咯啷咯啷地‘咬春’或‘嚼春’……听听都过瘾。”

农历二月过后，冰雪融化，再添一场小雨，转眼间，春色便如雨后春笋呼往上蹿。

故乡有戏春习俗，从农历二月二开始，连续三天唱大戏，剃龙头、吃炒豆，被正月禁锢的烘烤炒糕也就时解禁。支起的炉膛被风箱呼呼一吹，蹿起红红的火苗，狠劲地舔着漆黑的葫芦形炒锅，开锅时“嘭——”一声巨响，一股浓烟腾空而起。瞬间，热乎乎的花爆米花仿佛梨花盛开。小娃娃蹦蹦跳跳笑着松开了紧捂耳朵的小手，一头扎进雾腾腾的热雾里，抓一把塞进嘴巴，“咯吱咯吱”嚼着，那满嘴的香甜酥脆，怎不叫人心底荡漾。

这一阵接一阵的“春雷”带来了童年的欢笑，也唤醒了房后的菜园。肥美青翠的小香葱，一扑棱一扑棱的香菜，触动了奶奶的心思。一碗阳春面便开始在她心中酝酿。奶奶在面盆里兑水和面，放在案板上三揉三醒，“咚咚咚”一阵发力，擀出来的面长而不断，煮进锅里劲道爽滑，撂一撮青丝丝的韭菜，附在白生生的面条上，捞进葱花香菜的调味碗中，淋上几滴香油，筷子一挑，飘散着

面香、葱香、油香的阳春面，变成了一家人欢欢乐乐的“咬春面”。

“吃罢咬春面，上山拽小蒜”。到了农历二月半，小蒜的清香早早早入心脾，刺激着味蕾。拽小蒜不需特别工具，地边找根树棒，在石头上蹭出个尖尖儿，就能蹭出白生生青丝丝的小蒜来。

小蒜虽其貌不扬，却是奶奶包饺子的一味佐料，用它盘出的饺子馅，老远就能闻到香味。

“三春荠菜饶有味，九熟樱桃最有名。”备下了小蒜，奶奶还要准备“嚼春”的好戏。

每年打罢春儿，气温回升，藏在疙疙瘩瘩里的荠菜就迫不及待地露出小脑袋，迎接最温暖的阳光。不出数日，荠菜便魔术般生根、发芽，用春意的本真回报大地和阳光，一年一年，延续着田间生命岁月的轮回。

挖回的荠菜，择去黄叶杂草，用泉水淘洗至叶子绿莹莹、根茎白生生，再入焯沸水，出锅滤水，过刀剁碎，拌上粉条，调入盐、味精、葱花、姜末，最后兑上切碎的小蒜，盘好馅儿，便和面擀皮包饺子。荠菜的吃法有多种，我独钟情荠菜饺子。

这或许源自对泥土上青翠荠菜的那种难以释怀的情感。透过皮薄如纸的荠菜小饺，忽然想起孩提儿歌“荠菜包饺子，我陪奶奶对脸吃……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咬一口，满口荠菜的新鲜清香，细细品味，荠菜饺子里更多的是亲情和春意。

遥望回不去的故乡童年，我又一次想起乡愁记忆里的山野滋味。

# 温情独白

□鲁珉

# 带走一片故乡的石头

□鲁珉

离开故乡时，很多人都在想，应该带点什么。

大多人都会带食物离开，那是故乡的味道。可等了多久，食物要么被吃完，要么会坏掉。

我总是喜欢带一片故乡的石头离开，总觉得带一片石头，心里就踏实。我喜欢在不同的地方捡一片石头，拂去灰尘，用水浸泡一下。石是山的缩影，沾上水，就是故乡的山水。

老家拆除天井屋建新屋时，父亲给我打电话要我回去，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的东西。我赶紧回家，天井屋已拆了，数百年地基露了出来。好多雕刻的窗花和门横，我偏偏选了一片不大的天井漏水孔盖，一片有三个手掌大、形似盛开的桃花的下水孔盖，类似现在城市街道上的窨井盖，只是小了许多。

父亲问我要那做什么。我说，这块孔盖，见证了老天井屋的风风雨雨，接收了百年来老屋的财气。周围的人听了，觉得我说得有理。

随着时光流逝，回故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从前没有私家车的时候，每次离开老家的时候，我就去捡一片比较小的有特色的石头带上。后来有车了，便不在石头大小上计较了。我曾把老家一个废弃的小石磨整个带到了城市。

不仅从故乡带一片石头离开，这些年来，我徒步旅行过很多地方，每走一条新线路，也总会在最有代表性的地点捡一片石头带回。家里有个阳台，我在那里做了一面墙的柜子，专门放置那些小一点的石头。我住的是小高层，有独家小院，大石头便放在小院里，与那些花草草共享一个空间。

曾攀登过海拔5588米的玛玛峰，山顶白雪覆盖，没有石头。但在那个海拔约5000米的雪瀑那里，我捡回了一小块石头，纪念我人生攀登的第一座雪山。

徒步穿越贡嘎环线时，同伴从海拔4920米的日乌且垭口背回一片约2斤重的石块。回来后还专门去做了底座，上面刻一行字：某年某月翻越某垭口。很有纪念意义，比我细致多了。

好友刘老师从我第一次徒步穿越时，就要求我给她也带一片石头回来。这些年来，我都践行了。有时，我带的石头全被她拿走了，感觉她比我更喜欢不同地方的石头。

好多人到我家看到那么多各式各样的石头，说我是石头玩家。其实不是，我的那些石头都是无名石。像南京雨花石、三峡烫画石、玛瑙等观赏石一样都没有。我只是喜欢普通但有意义的石头，与玩石无关。

这些年来，搬过好几次家，每次搬家最难搬的是那些石头。妻子儿女每次总说我不务正业，说要那些石头有什么用。我说，那是我的魂。每一片石头都是某段历史的见证。

石头不像植物，有生有灭，石头是永生。特别是从故乡带回的那一片片、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石头，记录着故乡的信息，记载着一个人一生的起点，也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根基。

每一片石头，都有其独特的气息。不论是故乡的，还是他乡的，都是难以忘却的纪念。

背一片石头回家，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，但我却把这事做了好多年。

# 老屋

□杨超波

我家的老屋是一幅古画，沧桑地站在村东头。老屋承载我许多快乐的童年和美好的回忆。1978年始建的老屋是那种标准的豫西地区土坯房，共五间。建房时农村家家缺吃少穿，日子艰难，但房子又不能不盖。父亲是家里的老大，树大分岔，兄弟多了，成家立业后自然要建新房子。为了建房，父亲和母亲提前两三年便开始准备，省吃俭用，积攒余钱存粮筹备建房。脱土坯、砸石条、买木料，如今看起来轻松平常的小事，在当时都是一件件浩浩荡荡的工程。

盖房子所需的木料，是父亲带着亲朋好友牵着一头老牛，拉上七辆架子车，历经三天三夜到朱阳镇一个叫老虎沟村的地方购买的。父亲出发后的第二天便狂风大作，暴雨如注，母亲心急如焚，焦躁不安。父亲回忆说，当时大雨倾盆，大家钻进沿途一座废弃的窑洞避雨，即便这样，他也没忘记仅有一块塑料雨布披在老牛身上，对他来说，那是一辈子都记忆犹新的事。

东西准备就绪，老屋终于开始破土动工。农村的土坯房，一般都是三间房子，一明两暗，中间堂厅，两边卧室。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姐姐，所以父亲特意多设计了一间卧室。为了赶工期，在泥工、瓦工师傅打地基和砌墙时，木工师傅们也在加紧制作屋架、门窗、檩条。除了那些必需的工人师傅，一般的和灰、提灰、搬土坯等工作都是亲朋好友义务帮忙的。上屋架那天，父亲母亲虔诚地跪在地上拜了又拜，在屋架上系上红布条，写上吉利话贴在大梁上。檩条、椽子牢固固定，檩条之间铺上木板，和稀泥，然后再铺上小青瓦。为了好看，父亲还特意在屋脊的东西两端加装了两只代表祥瑞的鸽子作为饰品。老屋建成的那天，本家的三爷爷兴奋不已，在老屋转了又转，看了又看，和父亲坐在房子里高高兴兴地絮絮叨叨了一整夜，不停赞叹新房的宽敞和建房的不易。

房子建成了，父亲在院子西北角开挖了一

口水井。井口西边是用石头垒起的高一米五左右的井台，一根空心钢管浇筑在井台中，钢管的轱辘上缠绕着戴着铁钩的麻绳，打水的人抡圆了胳膊，伴随着轱辘吱吱呀呀转动的声音，打上来一桶桶清甜甘甜的井水。井水不但旺盛，而且清冽甘甜。家里人从地里干活回来，打一桶水舀上半瓢，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，十分爽快。父亲特意在井壁距井口十米左右的地方，凿了一个面积约5平方米的井窝，井窝很矮，但冬暖夏凉四季恒温，家里收获的红薯、白菜等一股脑地放进去，可以保鲜好几个月。

井和老屋，成为村里一道风景。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游戏，就是和小朋友们在老屋和井周围玩捉迷藏，我调皮，胆子也大，井窝里藏身也能干得出来，不过，一旦被大人发觉，一顿责骂和猴揍是免不了的。

岁月不居，时光如流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左邻右舍的土坯房都逐渐被平房取代，老屋在乡亲们新建的小楼房中显得格格不入。父亲母亲常常念叨老屋该翻新重建了，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个土得掉渣的老屋，却是伴随我一生的永恒记忆。



题字：邵玉铮

